《说文解字》舟部字偏旁“舟”的形体演变

彭再新,周　鹏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说文解字》舟部字舟、船、服、朕、俞以及舟部外的部分汉字前、受、朝、恒偏旁“舟”的形体从甲骨文到隶书发生了演变。利用出土文献研究舟的形体演变,可以得出结论:舟部字后世用法的核心义项仍与舟(船)有关的字在形体演变中大体没有变化,这部分字在现在依然从舟,作舟(般字除外),共 13 个;其他字讹变成从月,有服、朕、俞。讹变原因主要是隶变。

[关键词] 《说文解字》; 偏旁; 舟; 形体; 演变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5-0104-06

舟字是中国汉字里出现得比较早的一个,在甲骨文里就已经成型。许慎《说文解字》①(以下简称《说文》)下收录舟部字 12 字,重文 2 个。新附字 4 个,为徐铉校订《说文》时所附加。

关于《说文》舟部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峰先生的《浅谈〈说文·舟部〉》作了较深入的研究[1]。但该文重点谈到的是“舟”与“船”,并不全面研究舟部字。本文把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文献相结合,通过对比《说文》舟部字的偏旁“舟”和部分舟部外从舟字的偏旁“舟”的形体演变,探索《说文》舟部字偏旁“舟”的形体演变规律。

张桂光先生在《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中提出了汉字形体讹变的八项标准[2]。张桂光先生指出:“讹变指的是古汉字演变过程中,由于使用文字的人误解了字形与原义的关系,而将某些部件误写成与它意义不同的其他部件,以致造成字形结构上的错误现象。”[2]本文采用张桂光先生的“讹变”说。

对《说文》舟部字偏旁“舟”的研究,是在《说文》的基础上,形体演变的时间上限是甲骨文,下限为隶变的完成②。

一　《说文》舟部偏旁“舟”的形体演变

(一)“舟”、“船”等舟部字偏旁“舟”的形体演变

舟字在甲骨文里一期作(《龟甲兽骨文字》二·一一·九),第二期作(《殷虚书契后编》上一五·八),第三期作(《殷墟文字甲编》1032 页),第四期作(《殷契粹编》一零六零),象船竖放之形状。金文里的舟字略有改变,作(《父丁卣》)、(《舟簋》)或(《洹秦簋》),但基本还是沿袭了甲骨文的写法。战国时代文字混乱,虽然大体上舟字形体比较稳定,但也有不少特例。如包山简作、或(《包山楚简文字编》142 页),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有舟作(《郭店楚简文字编》124 页),玺汇中更有舟字作(《玺汇》5500 页),其形体与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完全没有了船的形状。到了小篆,舟字又有了改变,《说文》舟字作,许慎释:船也。这是舟的本义。隶变对汉字的形体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舟部字也不例外。原从舟的大部分汉字隶变之后的舟旁仍是从舟,隶书作(《周憬功勋铭》),基本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形体。楷书作舟,如有舸、船。

舟字在古文字里出现的频率较高,一般可以单独成字。但更多的是作为偏旁出现在其他汉字里。例如俞,甲骨文作(《古文字学纲要》119 页),金文作、或(《古文字类编》第 8 页)。又如愈,金文作(《古文字类编》156 页)。前字甲骨文作(《汉字形体演变五百例》257 页),从止从舟,这些都是舟字作偏旁的形式出现的。许慎《说文》释前:不行而进为之前,从止在舟上。许氏的说法很明白,是就行船而言。人坐在船上,表示船正在向前行驶。

[收稿日期] 2012-07-16
[作者简介] 彭再新(1972-),男,湖南双峰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① 中山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因此许慎说是不行而进,从止在舟上。

舟部的大部分字,如船、舳、舻、艐、舫、般、舸、艇、艅、艎都是顺利地由月变作舟,再变作舟,再到舟,这是舟部字演变的常规变化。如船字金文作(《南疆钲》),小篆写作船,《隶书字典》中有,清代顾南原以为这就是小篆的船字[3],是隶书笔法在小篆基础上的讹变。这是合理的。楷书仍旧变回了从舟,这与朝字的演变是不一样的。又如舫字金文作(《石鼓文》),小篆无甚差别。

以上说明,大部分的舟部字在演变过程中基本是一致的,都是由月变成了舟,再变成了舟。但也有特例,这里特别提出的是服、朕、俞,《说文》中舟部字外也还有从舟的字,如前、受、朝、恒。因为这些字隶变之后已经不再从舟,而是从月或其他了。研究这些字的偏旁“舟”的形体演变,可以与《说文》舟部偏旁“舟”相参证。

(二)“服”字偏旁“舟”的讹变

现在很多的词典编纂把𠬝和服字放在一起,认为服的本字是𠬝,例如高明先生的《古文字类编》。在汉字的初期,这两个字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𠬝,即是甲骨文的(一期《殷契粹编》447 页),又作(四期《殷墟文字乙编》135 页)或(五期《龟甲兽骨文字》一·二四·五)。甲骨文后期的𠬝添加了舟旁,其意思都是表示一个人用手按住另一个人的头,令其跪下服从。西周大盂鼎作,毛公鼎作。银雀山竹简有服字作(《银雀山竹简文字编》293 页),明显已经发生了隶变。《说文》有𠬝字:治也。商承祚先生的《福氏所藏甲骨文考释》:“𠬝即是服之本字。”又说:“𠬝为顺从,故从手抚其背,所谓中心悦而臣服也。”[4]而《说文》舟部字的服字与𠬝并无意义上的联系。许慎谓:服,用也。一曰车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声。,古文服从人。可以看出即是字。北宋夏竦的《古文四声韵》里也有服字,作或(《古文四声韵》71 页),这里的服字也是从人。书下又列有《说文》举出的从舟从人的服字,说明了夏竦是沿用了许慎所列古文的写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说舟字当是周字,舟旋即是周旋[5]403。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许慎谓服为用,过于笼统,且是不合服字本义的。

在古文中,骖騑往往是连用的。唐王勃《滕王阁序》里就有:“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6]骖,《说文》:驾三马也。騑,《说文》:骖旁马也,是指三匹马中旁边的两匹。由于騑有时也叫骖,俨字是整治,所以俨骖騑往往合起来指驾车马。古代的车马有时不止三匹,或有四匹,但不管有多少,边上的都叫騑,或叫骖。中间的马就是服。许慎所说的右騑为服,很显然是与之相矛盾的。我们还是按照常规的用法把服释为中间拉车的马。那么拉车的马为何要从舟,在此我想提一点自己的意见。

《说文》古文服字从舟从人作,本义当为人划船之意,人划船是要控制方向的,所以引申为行车控制着车前进方向的意思。马车在行进中,边上的两匹马起的是配合的作用,中间的一匹或两匹马才是控制方向的主要力量,这从力学的角度是讲得通的。从时间上来讲,许氏的古文来源是战国,要比小篆早,因而也更靠近服字的本义。且在古代,交通工具主要是乘船和乘车,《国语·越语上》:“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7]因此服字控制船方向转移到车服控制车的前进方向。

许氏认为服的本义是用,但后面又补加了一条“一曰车右騑,所以舟旋。”《山海经·中山经》:“其上有木焉,名曰黄棘。黄华而员叶,其实如兰,服字不字。”[8]这里的服,即可解作“用”,也即后世的双音节词“服用”。《山海经》是先秦的文献,服字已经有了“用”义。许慎见到的服字更多地是作“用”解,但解作“车右騑”也肯定是有的,只是这种用法不太多了。所以许氏是以谨慎的态度保存下了服字作“车右騑”的义项。现在的𠬝与服字已经合作为了一个字,服从的意义也有𠬝并入了服。从舟的服字则是变作了从月,本义已经完全看不到了。用的义项和服又组成了词汇“服用”,这其实是汉语双音节化的结果。

(三)“朕”字偏旁“舟”的讹变

朕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过。甲骨文一期的朕字作或者,三期和四期分别作和(《古文字类编》335 页)。可以看到朕字本左从舟,右从两手持火状。金文朕字在形体上也基本沿袭了甲骨文,西周早期的大盂鼎的朕字作,省去了双手形,中期的颂鼎作,晚期的鄂侯簋作,春秋作或,战国中山王厝器上朕字作或(《中山王厝器文字编》48 页)。大体上和甲骨文都没有区别,鄂侯簋上的朕字左边不从舟,这也是汉字讹变的结果。小篆的朕字从舟从火从双手,作。隶变之后朕字也和服字一样,由从舟变成了从月,则变成了关。

朕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汉字。《说文》:我也,闕。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说:“朕即是我,闕其构形”[10]。段玉裁谓:其解当曰:“舟缝也,从舟,弁声。”[5]403很明显,段氏并不赞同许慎的说法,也另指

出了朕的本义。朕字在汉字的先秦表示第一人称我,并且一般人和君王都可以用。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10]君王所用则有大盂鼎铭文:毋(勿)法(废)朕命[11]145。但是就朕字的本义而言,又绝非是如许慎讲的那样。朕字从舟从火从两手,表示的是双手举火照明,应当是一个会意字。从甲骨文中朕字的写法可以看到,舟和𢍰的位置或有不定,但舟都是位高于𢍰的,很明显它的目的在于以火照舟。而需要举火来照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舟出现了缝隙漏水,用火来检查出漏缝所在。把朕字释为船缝合乎实际。而许氏《说文》谓朕,我也,则是朕字的假借义。

朕字由从舟演变成了从月,因此那些跟朕一样从舟从𢍰的字也都随朕字从了月旁,𢍰变作 ,朕也就成了这些字的声旁。有勝、滕、腾、塍等。

(四)“俞”字偏旁“舟”的讹变

舟部字有一个俞字,它既可以单独成字,也可以和舟一样作为偏旁出现在其他汉字里,如偷、愉、榆等。甲骨文已有此字,作。郭沫若先生释作艅,谓当是发声辞,犹《尚书》言俞也。徐中舒先生以为与金文俞作或相近,疑当做俞[12]952,郭氏指出了俞的用法,徐氏则准确了俞的形体。新出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亦有俞作。《说文》:俞,空中木为舟也。从从舟,从,,水也。这里的意思很明白,空中木即是中空木。王筠《说文句读》里说:“集木材以为之,故从,者,集也。”[13]这种解释是合理的。《段注》云:“空中木者,舟之始也”[5]403,指的就是这种独木舟。后来俞字渐成了声旁,如愉、榆和愈等字都是如此,这是汉字形声化的结果。从“舟”亦讹变成了从“月”,其本义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二 《说文》舟部外的部分汉字偏旁“舟”形体讹变

(一)“前”字偏旁“舟”的讹变

前字不在舟部字下,但也从舟。前字的演变与俞是相似的。“前”在甲骨文一期就有,作(《汉字演变五百例》257 页)、、、(《甲骨文字典》126 页)。金文略有变化,作或(《古文字类编》335 页),但从舟从止的大体还不曾改变。至小篆作(《说文》38 页),把其他的多余部分都省掉了。隶书从月,作(孔龢碑),又作(桐柏庙碑)。前字下部右边的,作者认为应该是同俞字一样的。俞字本作,小篆作,所以前的(刀)应该是。许慎谓:水也。舟行自然是在水中,这样反而使得前字的会意更加明显。李乐毅先生认为“前”是“剪”字的本字[14],恐或有未安。这种在会意字后加意符的情况在汉字中也是比比皆是。如其字本义表示箕畚,后加竹字头,意义也还是不变[15]。

(二)“受”字偏旁“舟”的讹变

《说文》中有一受字,甲骨文作(一期《甲骨文前编》八·二·三),或作(一期《甲骨文后编》上一八·三),或作(一期《殷墟书契后编》上一七·五),或作(三期《殷墟书契前编》三·一·二),或作(五期《殷墟书契前编》一·二零·七)等形。可以看出,在甲骨文的初期,受字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从凡和从舟。但甲骨文的后期,受字都是从舟,无一例外③。凡,甲骨文作,小篆作,《说文》谓凡:最括也。许慎没有看到更古老的凡字的写法,所以作出了这样不太合乎实际的解释。凡字在甲骨文里是一个盘子的形象,象形字。后又有了般,作,右边是一只手拿着匙在盘子里取东西。最后在般字的下面加了形符皿,作盘。徐中舒先生《甲骨文字典》受字下云:“从从,本应为,即承槃,祭享时用盛器物,从表示二人以手奉承槃相授受,后伪变为。”[12]456我很赞同徐先生的说法。受字本是从中间两横的凡,后来讹变成中间三横的舟。受是会意字,上下是两手,中间是一个盘子,表示给付东西。又引申作“承受”义。

卜辞中有如下言:癸卯卜,大贞:今岁商受年?一月[11]11。又有:人五千正土方,受有又(佑)[11]129?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前者的“受年”是问年岁的好坏,“受又(佑)”则是问上天是否会保佑(我)成事。许慎谓:受,相付也。从,舟省声。许氏的这一说法是根据了讹变后的受字所作出的解释,而所谓的“舟省声”是在凡伪变成舟在之后约定俗成而来的。受,相付也,上下两手,中间是相付的器物。而后将受的这个相付意延伸开来,表示一切的承受义。

金文的受字出现得也很多,形体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字体笔画更为肥大。如康王时期的大盂鼎就有受字,字体作。其铭文曰:不(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大盂鼎》)受天有大命就是承受天命,意即文王是天命所归。又有 1976 年陕西省扶风出土的史墙盘,受字作,铭文有:匍有上下,合受万邦(《史墙盘铭文》)。受万邦就是受理治万邦之民。至此,受字的形体和意义都没有发生变化,完全是承袭甲骨文而来的。春秋写作(《古文字类编》69 页),到小篆演变成了(《说文》84 页),只保存了从舟的音。两手中间的讹变成了。隶书和楷

书的受字上部的手变作了爪,⊓就直接变为一,已经完全看不出双手相付物件的之意了。

(三)“朝”字偏旁“舟”的讹变

朝字也不属于舟部字,但小篆的朝是从舟的。朝字的形体经过了来回的变化。朝字甲骨文也已有,作(二期《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025)或(三期《殷契佚存》292)。金文也多有,西周早期的大盂鼎作,周朝晚期作(《克盨》),石鼓文上写作,到小篆作(《说文》140 页)。之前的形体除了的形旁未有变动外,另一个部分多有变化。有从的、有从的、也有从的。隶变之后,朝字作(郑季宣碑阴),或作(杨统碑)。这里都还是继小篆而来,从从舟。并且在还有比小篆更古的写法,左边的上部作木。从曹全碑作,已经变作了从月。这说明朝字自从月到从舟,又变回了从月。《说文》的朝字写作,许慎谓:旦也。《尔雅·释诂》云:“朝、旦,早也。”[16]从形体上可以分析得出,左边的的上下是草或木,中间是日。太阳尚在草木之间上升,是早晨日出时的会意。而右边还有月亮在空中,说明时间很早,表示早上。在形体演变过程中,可以用来和朝字参证的还有一个翰字。翰字在春秋以前都未见,只有石鼓文上有一字作(《古文字类编》231 页),左边与朝字同,右边从飞。小篆的翰在写作(《说文》75 页),从从羽。《说文》将翰字列于羽部下,翰:天鸡赤羽也,从羽,倝声。本义是一种鸟的羽毛,所以从羽。小篆的飞字象鸟振翅飞翔的样子,作,字的左右皆是羽毛。所以翰字从羽和从飞是没有太大差别的。隶变之后的翰字作或等,而字却变成了朝。

(四)“恒”字偏旁“舟”的讹变

另外还要提到一个同样是从舟但不列于舟部的恒字。甲骨文恒字作(一期《甲骨文合集》14762 页)或(一期《甲骨文合集》14766 页),月在上下之间。金文从心从月,作(恒簋)、(舀鼎)。战国写作或(《古文字类编》150 页),依旧从月。小篆写作(《说文》286 页),从心从舟。《说文》曰:常也。《诗·小雅·天保》:“如日之升,如月之恒。”[17]隶书的恒字作(郙阁颂),或者写作(樊敏碑),从心,从亘,已经完全看不出从月的痕迹。恒字右边本从月,到小篆讹变成从舟,隶变之后又变从日,这是从舟字形体演变的又一特例。

三　隶变对舟部偏旁“舟”的改造

隶变对汉字的形体改造影响深远,舟部字也是如此。之前列举的舟部的服、朕、俞,从舟但非舟部的受、前、朝、恒。有的把舟省掉了,如受;有的是没有按照由向的变化,而是由变成了;也有的舟部没有演变成月,而是别的形体,如恒。这些字中,服、朕、俞是舟部字的偏旁舟发生了讹变,受、前、朝、恒是非舟部字的偏旁舟的讹变。而恒字的偏旁舟又与受、前、朝略有不同。据此,我们现将这些字分作三组列举于下:

甲组

服:(甲骨文)→(金文)→(《说文》古文)→(小篆)→(隶书)

朕:(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朕(隶书)

俞:(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俞(隶书)

乙组

受:(甲骨文)→(金文)→(战国)→(小篆)→受(隶书)

前:(甲骨文)→(金文)→(小篆)→前(隶书)

朝:(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朝(隶书)

丙组

恒:(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恒(隶书)

从上面的列举的这些特殊字可以看出,隶变对舟字形体的改变是很大的,基本上隶变之前从舟的这些字在变成隶书之后都不再从舟。

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舟部字中,后世常用核心义项仍与舟(船)相关的字形体依旧是从舟的,大体没有改变。16 字中,舟,船、艇都是常见与常用的核心义与“舟”相关的舟部字,它们在现代汉语里都能组成与舟相关的语汇,如独木舟、乘船、潜水艇等。彤、舠 两字始见于《说文》,《汉语大字典》④亦有载,但明显可见二字所用极少,只有在《广韵》、《玉篇》这样的辞书里才有记载。《辞海》、《辞源》⑤皆不载,《现代汉语词典》⑥亦不见。这足以说明这两字已经基本退出了汉字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⑦的范畴。《说文》彤:船行也。舠:船行不安也。《汉语大字典》彤下所列“船行”和“船行相续”两个义项都与“舟”相关。舠下列出“船行不安”和“船”两个义项也都是与“舟”相关的。因而,两字的偏旁“舟”都不发生变化。

舳、舻、艘、舫、舸、艅、艎 7 字口语少用,多见于

书面语。舳舻后世连用,艅艎亦如此。舳舻见于宋苏轼《前赤壁赋》,又见于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江海舳舻,与中国同。”艅艎见于《说文》,也见于黄宗羲《陈葵献偶刻诗文序》:“虽大艅艎,终为虚器而已”。艐,《说文》:船着不行也。《尔雅·释诂》:“艐,至也”。两种说法虽有不同,但所表之意是相同的,那就是船停下来了,是与行船有关的动作。舫,从舟从方,方兼表音和表意,指两船并行,后一般指小船。舸,《说文》说是小船,后世词义扩大,指船。唐杜甫《忆昔行》:“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18]

这 7 字虽少见于口语,但书面语仍然存在,且词义与“舟”相关,其偏旁“舟”亦不发生变化。

俞、服、朕三字前有论述,其本义与船相关,但到后世,与“舟”相关的义项逐渐消失。俞,本义是独木舟。服,本义是人驾船控制方向。朕字本义是船缝。俞字除《说文》作舟讲外,后世皆不用。服字现在的核心义已经完全与“舟”无关。(《现代汉语字典》386 页, 394 页)朕字口语少见,多见书面语,表示第一人称的“我”或先兆、预兆。(《现代汉语词典》1601 页)这些字义都与在“舟”无关,因此偏旁舟发生变化,从月。

另有一个般字较为特殊。般字甲骨文一期写作(《甲骨文乙编》866 页),三期作(《甲骨文甲编》2306 页),四期作(《甲骨文甲编》590 页),五期作(《甲骨文前编》一·一五·四)。可以看出,这里的般字左边并不是从舟,而应该是凡。郭沫若《卜辞通纂》:“(甲骨文所从的)乃是凡字,槃(盘)之初文也,象形。”[12]952 又李孝定《甲骨文集释》:“后世从凡从舟之字每多相混,更进而凡亦作舟矣。”[19] 金文七年遣曹鼎亦有此字,作,铭文曰:隹(唯)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宫[11]148。另外像齐侯壶作,般甗作,小篆作(《说文》176 页),从舟从殳,隶变后和楷书也没有分别。很明显,从金文开始,般的左边已经由甲骨文的从凡变成了从舟。《说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舟也。古文般从支。许氏对般字本义的训释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说,但他把般左边的部分看做了从舟是无疑的,以致将其列于舟部字下。后世沿袭,从凡的般也就和从舟混同。隶变后“舟”变作“月”,般的本义亦不复重现。

小篆的与隶书的形体上极为相似,根据蒋善国先生《汉字形体学》里归纳的隶变转化古文的几种类型,由演变成应该是属于讹变,这与蒋氏书中举出的耻(作)的右边演变成的情形是相同的。恒字同样属于讹变,但由于恒的上下都有横画,因而中间的舟在演变中省去一横而变成日字。

朝字的情形虽也属于讹变,但我认为这是汉字在演变过程中的自我调整。朝字本从月,本作,《说文》:旦也。古人终朝而,终朝就是朝已经全完,太阳完全出来的时候。后之金文开始演变成从舟,小篆沿袭之。隶变后才重新变回从月,始返其本义。这也是语言在动态的历史演变中有理据性和无理据性的辩证统一的很好的例证。

四 结语

本文在《说文》所录舟部字的基础上,结合《说文》其他从舟的几个在形体演变上的特殊例字,把舟的形体演变和出土文献相互参正,可以得出结论:舟部字后世用法的核心义项仍与舟(船)有关的字在形体演变中大体没有变化,这部分字在现在依然从舟,作舟(般字除外),共 13 个;其他字讹变成从月,有服、朕(包括从某朕声的字,如腾、滕)、俞(包括从俞的字,如榆、愉)。

注释:

① 本文所引《说文解字》以中华书局 2008 年 3 月版为底本,文中所引舟部字皆出于《说文解字》176 页。

② 舟部字偏旁“舟”形体演变到东汉已经基本完成,因此本文不再涉及隶变后的舟部字偏旁“舟”的形体。

③ 参看《甲骨文字典》和《甲骨文编》《古文字类编》。

④ 本文《汉语大字典》采用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年 4 月版。

⑤ 本文《辞海》采用 1999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普及本,《辞源》采用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⑥ 本文《现代汉语词典》采用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⑦ 基本词汇:指的是在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稳固、构词能力强的词汇;一般词汇: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不常用、不稳固、构词能力弱的词汇。详见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26-128。

[参考文献]

[1] 张峰. 浅谈《说文·舟部》[J]. 安徽文学,2010(11):219.

[2] 张桂光. 汉字形体讹变[J]. 古文字研究,1986(15):153-183.

[3] 顾南原. 隶书字典[M].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185.

[4] 商承祚. 福氏所藏甲骨文考释[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189.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6] 朱东润. 历代文学作品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57.
[7] 夏德靠,尚学锋. 国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9:363.
[8] 周明初. 山海经校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68.
[9] 汤可敬. 说文解字今释[M]. 长沙:岳麓书社,2001:1163.
[10] 王 力. 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09:555.
[11] 陈炜湛 谭步云. 古文字学纲要[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12]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M].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9):952.
[13] 王 筠. 说文句读[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 11 月,卷十二下.
[14] 李乐毅. 汉字形体演变五百例[M]. 北京:北京语言出版社,1996:257.
[15] 曾宪通 林志强. 汉字源流[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175.
[16] 郭 璞. 尔雅注[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7.
[17] 姚小鸥. 诗经译注[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274.
[18] 张忠纲. 杜甫诗选[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75.
[19] 李孝定. 甲骨文集释[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134.

Formal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 Component “zhou(舟)” in the Book of Shuowenjiezi

PENG Zai-xin, ZHOU P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book of Shuowenjiezi, the character component “zhou(舟)” has evolved from inscriptions on tortoise shells to official script, not only in characters like “zhou(舟)”, “chuan(船)”, “fu(服)”, “zhen(朕)”, “yu(俞)” but also in characters like “qian(前)”, “shou(受)”, “chao(朝)”, “heng(恒)”. While studying the formal evolution of “zhou(舟)” and consulting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few changes have occurred to those characters containing the component “zhou(舟)” whose core meaning is still related to “zhou(舟)” meaning a boat. There are thirteen such Chinese characters. Other characters containing the component has been erroneously transformed into those with the component “yue(月)”, like “fu(服)”, “zhen(朕)” and “yu(俞)” mainly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ial script.

Key words: Shuowenjiezi; character component; zhou(舟); form; evolution